

第二卷

长篇小说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延泽民文集



延泽民文集

书名题签 / 单荣范

责任编辑:韩继海

封面设计:于克广

延泽民文集(第二卷)

Yanzemin Wenji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5 2/16·插页 7

字数:359 000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207-04276-0/I·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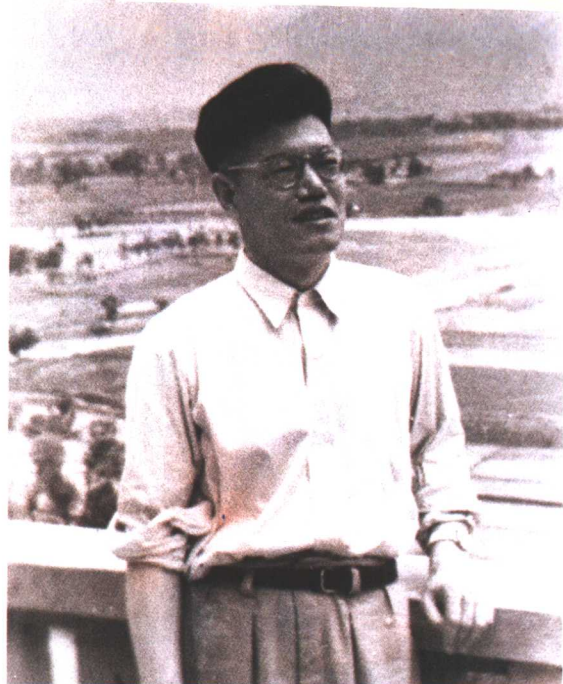
平定价:25.00 元

精定价:28.00 元



1950 年于西安，胸前戴的是“大西北解放战争胜利奖章”

1951年夏摄于西安长宁宫



1985年于陕北宜川黄河壶口瀑布

目 录

前 言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第 一 章	金兰子的魂飞了.....	(7)
第 二 章	恋爱中的烦恼	(13)
第 三 章	狗咬耗子.....	(25)
第 四 章	男人忧愁唱曲子	(35)
第 五 章	父与子	(45)
第 六 章	金蝉脱壳的回声	(55)
第 七 章	戏中戏	(67)
第 八 章	火星的预兆	(75)
第 九 章	晨光下的大地	(85)
第 十 章	定仙山留言	(97)
第 十 一 章	米仓的心慌	(109)
第 十 二 章	马儿啊你快点跑.....	(118)
第 十 三 章	泪洒定仙山	(127)
第 十 四 章	梦断夜途	(135)

第十五章	纪念碑与里程碑	(142)
第十六章	追捕中的奇案	(154)
第十七章	夜半旋风	(172)
第十八章	天马山的怒吼	(185)
第十九章	天王不显灵	(192)
第二十章	深沟骚乱	(201)
第二十一章	神仙与女鬼	(211)
第二十二章	牛皮胶的奇遇	(221)
第二十三章	隐居梦	(230)
第二十四章	夜捉金兰子	(237)
第二十五章	一炷香大摆阴阳谱	(244)
第二十六章	夜过老鹰岭	(256)
第二十七章	刘志丹哪里去了	(270)
第二十八章	告状	(283)
第二十九章	欲驾白云飞	(304)
第三十章	山魂	(318)
第三十一章	神仙立功	(355)
第三十二章	魂荡无定河	(367)
第三十三章	龙王庙的悲喜剧	(386)
第三十四章	杨举人的红包	(396)
第三十五章	米仓东证	(410)
第三十六章	棒打牛皮胶	(421)
第三十七章	河山的召唤	(438)
第三十八章	在柳树湾的最后时刻	(450)
第三十九章	在凶手追踪下	(459)

第 四 十 章	最后的笑	(467)
后 语	并非故事的结尾	(472)

爱的心跳

——《无定河》续篇

前 言 故事从这里开始

老子在《顺化》篇中曰：“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生活的辩证法，正是如此。

人生道路多曲折，天下怪事都有因。

这里说的是几对恋人的命运。

故事出在无定河，落在延水河。

它不是神话，又似神话。

你可能闻所未闻，觉得古怪离奇。但翻开历史，你便会看到，似曾有之，不足为怪。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陕北，南连八百里秦川，北靠万里长城，东界黄河，西邻陇东。全境二十几个县，横贯五条大河，无定河居中，北有佳芦河、窟野河，南有延水河和洛河。这五条大河，都由西向东，注入晋陕交界的黄河。境内丛山连绵，沟壑纵横。那时只有一条从西安至榆林的公路，主要运输动力是驴、牛、骡子和骆驼。

在这里，国民党及封建势力，不说很强大，但也不薄弱。县城、乡镇，都有部队驻守。农村的山寨、崖窑星罗棋布，都在土豪劣绅及其武装民团的控制之下。

陕北工农红军，顺应民心，依靠群众，缴头土炮对洋枪，开辟出一块块革命根据地——有的是几架大山，有的是几十个村庄。起初并不连接，彼此通报信息，都是通过地下的默默潜流——红色交通线。

一九三五年，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牺牲。红军在刘志丹指挥下，一鼓作气打开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打掉几十个山寨、崖窑和市镇，使大部分的小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红军壮大了。苏区壮大了。形势好得很。

陕北交通闭塞，又没有和中央红军联系的电台。谁知这时候，由于王明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使全国革命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的组织被破坏了百分之百。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

王明路线的“冲击波”仍然在北方激荡。

刘志丹和他的许多战友，被这个“冲击波”卷进了监牢；不是敌人的监牢，而是陕北红军创造的首府——瓦窑堡的监牢。

一九三五年十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得知此事后，立即派周恩来代表中央，骑马奔赴瓦窑堡，才把刘志丹等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不幸的是，二百多名同志已被杀害，无法挽回了。

这时候，日寇侵占东北已有四年之久。此时它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

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仍然执意打内战。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进陕西，又调动了陕甘宁晋四省的部队，全力“围剿”陕北苏区，并亲临督战。

中共中央为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由毛泽东、彭德怀联名给杨虎城将军写了一封密信，派遣特使日夜兼程，冒着生命危险潜入西安，会见杨虎城。那特使就是今天还健在的汪峰同志。他也是同刘志丹一起被捕入狱的。只因事关绝密，连刘志丹也不知道，他就带着这庄严的使命，悄悄地启程了。

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密信云：

“鄙人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轳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志士，不问其党派及过去行为如何，只问今日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反蒋联合阵线者，鄙人等无不乐意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密信送出之后，中共中央立即组成红军抗日先锋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以扩大宣传抗日主张，打通抗日道路。但由于受到阎锡山、蒋介石部队的堵截，又于五月五日回师陕北。接着西征，迎接长征北上抗日的红二、四方面军。

这时候，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的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充耳不闻。二位将军声泪俱下苦谏。蒋介石拍案大怒，提出要把他们的部队调离陕西，让他的嫡系部队进

陕。张杨二将军这才不得不对他实行兵谏。这就是有名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呈现在你的面前。

你将会看到：

——抗日救国的民族之魂同卖国殃民的凶魔搏斗；民心的洪流同灾星掀起的恶浪相撞；

——长河的主流同洪水的余波交融在一起；

——真诚的爱情同鬼蜮的暗算日夜扭打。

.....

利刀难断水，爱情难分离。

贯穿始终的是战火中的爱情和令人痛心的“左”倾内杀。有硝烟弥漫中的民心洪流滚滚向前；有纵情歌唱的欢乐；有生离死别的悲痛；有勇往直前的雄姿群英；还有贪赃淫秽的丑恶灵魂。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到无定河，再去延水河，看看沉渣如何泛起，激流奔向何方。

暂时离开现实，回到昨天，然后再返回今天，想到明天。

第一章 金兰子的魂飞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接着西征接应北上抗日的红二、四方面军。此时，陕北苏区后方空虚，榆林井丘禾部队乘机占据了无定河的石岔镇。

井丘禾显然是尝到了民心不可欺、众怒难平的滋味，他开始没敢抓人杀人，只出“安民告示”。

外号叫一炷香的何恩宽阴阳，又为人们安神送鬼、算命掐八字忙了起来。

这一天是腊八节，大雪过后寒风刺骨。但他还是早早就准备到石岔镇赶集去了。

他身上仍然是穿着平日那一套旧衣服。蓝布棉衣上缀了不少补丁。为了挡风，脚脖子上用细细的布条扎着，使那两条略微弯曲的腿更显得细瘦。走起路来，两腿中间的空档形成对称的三角，晃晃荡荡，颇似皮影戏中的大猩猩。不过，何

阴阳毕竟与众不同，特别是与那些迟腿笨脚的受苦汉不同。他身躯灵巧，行动敏捷。从马蹄沟出发，越过无定河，途经柳树湾，他早就来到了石岔镇。

他肩挂钱褡裢，腰别旱烟袋，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挤来挤去，挑选他要办的年货。

他先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本黄历，又在另一个摊上买了敬神的香纸，小心地装进了褡裢。

他想着改过和她娘。快过年了，该给他娘俩买点啥。他掂量了老半天，终于下定决心，给改过买了一个比酒盅略大的小镜子，一把篦梳。心想：改过迟早要出嫁，而今不买，到那时也得买。给改过娘买了几根针和一只顶针，她缝衣补绽，纳鞋底，免得老向人家借。

要买的年货都齐了，他心满意足。

腊月日短，太阳上午出山迟，下午落山早。山沟的老百姓没有中午的概念，只觉得听罢喜鹊嘎嘎的欢叫，便是乌鸦厌恶黄昏的咕呱悲鸣了。

一炷香阴阳今天不准备接受为任何人从事神灵的行动，他只想好好吃顿饭，垫巴垫巴肚子，暖和暖和身子，早早回马蹄沟。

他走进一家饭铺坐下，要了两碗面。一碗热汤面几口就下了肚。第二碗刚端起，忽听外面人喊：“快看，金兰子的棺材！”

人们小声地议论着，惋惜惊叹。

一炷香两手一抖，差点把碗掉在地上，但一眨眼又沉住了气，心里咒骂：“杀人有罪，造谣也有罪。谁给金兰子造谣，下世都不会转生成人，不是变狗就得变驴。”

他这才稳住神。吃完面，付了钱，装起一袋旱烟，挂上褡裢，悠悠地走出饭铺。

这时候，街上人多声大，继续议论着金兰子的死。他向人们打听，都说是亲眼看见的，两条毛驴驮一口棺材。那棺材两面都写着

几个清清楚楚的大字：“金兰子的遗体”。从西边来，走过大街，向东去了。

一炷香脸色顿时大变，只觉得浑身麻木，两腿打颤，呆立了老半天才稳住了神儿，赶快向前追去。拉棺材的脚夫，傻头笨脑。一满是个懵懂凡人。

金兰人是怎么死的，谁雇他来拉棺材，他一满说不清，只说他从延水河边来，顺成榆公路走，脚钱五块白大洋，送到柳树弯就成。因为他脚夫不管张三李四姓甚名谁，只要钱给得多他就干。这几程路，一般公价不过四元大洋，而这位雇主给了他五元，他何须问三七二十一。

一炷香手摸棺材，两眼发直。那棺材不是用普通的木楔子钉的，而是楔满了大铁钉。他呆呆地望着棺材上那几个醒目的大字，嘴角直抽搐，想诅咒什么，又没有勇气。

拉棺材的毛驴配合协调，步伐一致，慢慢往前走着，棺材轻轻地摇晃着。一炷香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悲痛，举起颤抖的双手拍打着棺材，仰天喊道：

“青天呀，为甚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就死啦！唉唉唉……”

柳树湾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在属于金兰子的窑洞门口，人们用树枝和高粱秆搭起一个小棚，将金兰子的棺材放进去。由一炷香阴阳主祭，烧纸、献饭，祭奠了一天，才抬上山去，埋在她父母坟堆儿的脚下。

昨夜风云又起。早晨，村里人冒着寒雪飞花，排着长长的送葬队，拖着沉重的脚步跟在灵柩后面，艰难地往山岭上爬。

金兰子死得太可怜！要是她爹妈还活着，说不定会请来工匠撬开棺材，最后再看女儿一面。而这会儿，大家都怀着一种悲惜的心情：金兰子太累了，不要惊扰她，让她好好歇息吧。

下葬之前，一炷香阴阳拿下毡帽，解开头顶上盘的细辫儿搭在